

从写字楼到玉米地

周竹本 李小卷 著

十年IT，五年农场
史上最强白领的土地回归运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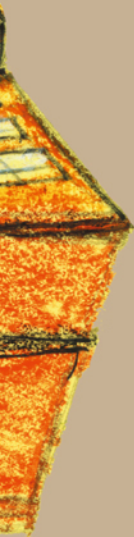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经零距离地接触过土地，土地给了我健康和力量，还给我了很多原始的思考。

周竹本

人称“周地主”“周村长”，军人出身，当过计算机教员，做过写字楼里的白领，合伙创过业，公司被收购后拿到一笔不大不小的钱，却发现房子涨价的速度永远比赚钱的速度快，而且偌大的城市，却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张书桌，于是，他跑到广西的一个监狱农场租了三百亩地，开始了从写字楼到玉米地的创业之旅。

当大多数都市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晚上回家“偷菜”的时候，老周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上网记下玉米地里的点点滴滴。

初创时期的艰难，玉米丰收后的喜悦，广西大旱时的奋争，西瓜灾难之年的淡定，开创上海市场时兴奋，以及他对纯绿色种植的执著……老周的行动和文字打动了无数的网友，他在天涯社区的帖子点击率已经突破150万，是名符其实的网络热帖。这一帖子不仅在各大网站转载，而且被《南方日报》和《中国日报》等媒体深度报道过。



从写字楼到玉米地

周竹本 李小卷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从写字楼到玉米地 / 周竹本, 李小卷著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10

ISBN 978-7-5399-4831-7

I. ①从… II. ①周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9832号

- 书 名** 从写字楼到玉米地
著 者 周竹本 李小卷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冯亦文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、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 (<http://www.jswenyi.com>)
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 本 650毫米×980毫米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50千
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,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831-7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我的作物，性感。

我的文字，风趣。

我的食物，绿色。

我的朋友，很多。

我的口袋，勉强。

我的心情，淡定。

——题记

目录 | CONTENTS

自序：我曾经零距离地接触过土地

上部 从写字楼到玉米地

我是行动者，是观察者，也是记录者。我相信，真情实感、真实经历，未必输于文字的百般华丽。

1. 十年IT，出路成了问题（1997—2007）· 2

任你折腾来去，对大城市而言，你只是一个过客，更何况我本事有限，钱也不多。

2. 一边IT，一边农场· 11

我始终以为自己是个不差的执行者。不过，心里也有一点点打鼓，农业是看天吃饭的行业，也是看运气赚钱的行业，丰产不一定丰收，歉收却一定亏本。

3. 兄弟是兄弟，生意是生意· 21

兄弟是兄弟，生意是生意，搞不好，该下课就下课，该走人就走人……

4. 一个庄稼汉的乐趣 · 31

接近土地，人的身体就会变得强壮，而感情就会变得柔软。简单地说，就是更不容易感冒，更加容易感动。

5. 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 · 53

万事开头难，刚刚开始进入批发市场的时候，别人都会歧视你，压价的、小偷小摸的、给假钞的……

6. 大旱，由天还是由人？ · 67

活生生的现实告诉我们，农业危机不是将来遥不可及的危言耸听，而已经是火烧眉毛的危在旦夕。

7. 你所不知道的广西 · 85

现在，一切都不再浪漫，也不再有了美感，这是我们喜欢速成的代价。就像现在的辣椒和西红柿，吃起来都是一个味道，因为都没有了什么味道。

8. 人在，青山在 · 96

按照本来的计划，要是西瓜没有发生这些意外，下半年过后，农场应该就已经摆脱生存危机，迈上发展的新台阶……

9. 上海，我来了 · 109

我仔细打量这个城市的一切，试图在日常的都市生活情景里，捕捉这个城市胃口的蛛丝马迹。第一眼，我就知道这个城市的胃口很大……

10. 上海滩市场演义 · 122

上海之行半个月后，合作伙伴已经拉起了销售队伍。这种务实快速的效率，像极了我一贯的作风。对方也是军人出身，和我相当“臭味相投”。

11. 我的农业2010 · 148

因为2009年千年一遇的大旱，西瓜的烂市，2010年，我的步伐迈得更谨慎，也更理智了，并且在有经验和谨慎的前提下，胆量也在适度增长。

外一篇：2011，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景 · 161

下部 到处都是江湖

行走江湖，用独立的思考和观察为草根画像……

12. 小人物折射大时代 · 164

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，有权贵资本强势做主，也有草根经济挣扎求生。富有富的烦恼，穷有穷的乐子。大人物风光无限，小人物也各有精彩。

13. 绿色食品的悖论和陷阱 · 181

健康绿色的食品，我的判断标准其实很简单，就是——种植的人，自己愿意不愿意吃，这个估计比任何国家检验标准更直接，也更简单。

14. 绿色农业留给西部的机会 · 200

要做规模农业、现代农业，贵州简直毫无机会。“地无三尺平”，山区哪里有连片的规模土地？但是在生态保护和绿色农业方面，贵州却走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。

15. 一个草根眼中的“三农”世界 · 208

身处农业一线，每个环节我都亲身参与，对“三农”事业，我有了草根的视角，而这个视角，也许是很多身居庙堂之上的高层所没有的。



自序：我曾经零距离地接触过土地

我曾经经营过一个三百来亩的农场。三年多的时间（跨越五个年头，2007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），我一度告别熟悉了十年多的写字楼生活。

我曾经想把这个农场长期地做下去，但是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。现在，农场变成了工地。一条高速公路，穿过了农场的核心地带，而整个农场的其他部分，也变成了政府待开发的工业区。

仿佛做了一场梦，梦里我成了地主，而梦醒来的时候，我仍旧在写字楼里面，过着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。

三年多的农业生活，我经历了很多的酸甜苦辣。生活，是最好的老师，它会教会一切你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。

基于我自身的经历，我写了很多关于从写字楼到玉米地的小文章，陆陆续续发表在天涯网上。这些文章，很多朋友，特别是从农村出来的朋友，有很多的共鸣。

这些文章，最初写的时候，并没有打算结集出书，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。既无所谓的整体构思，也没有完全统一的主题。散文讲究的

是“形散神不散”，我写的这些东西，姑且算是散文吧。

这些文章，谈不上有多么深刻的道理，也说不上什么美文。但是言之所及，来自于农业一线的亲身实践，来自于自己的思考，也算是言之有物。

2011年的春节晚会，那首来自草根的歌唱《春天里》，让我欷歔不已。那个时候，我已经知道农场的土地会被征用，不能再续租。曾经熟悉的写字楼生活，还是敞开着门让我回来。

是时候说几句总结的话了。

因为从事农业，我曾经很用心地体会过日升月落，体会过寒来暑往。无论是洪涝还是旱灾，我都有过更深的体会，因为曾经无数次祈祷明天下雨或者出太阳。我曾经零距离地接触过土地，土地给了我健康和力量，还给了我很多原始的思考。

上部：从写字楼到玉米地

我是行动者，是观察者，也是记录者。我相信，真情实感、真实经历，未必输于文字的百般华丽。

1. 十年IT,出路成了问题 (1997—2007)

任你折腾来去,对大城市而言,你只是一个过客,更何况我本事有限,钱也不多。

初出江湖

1996年,当我从长沙一所国内著名的军校(国防科技大学)毕业的时候,我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。关于未来,那时候是一肚子的幻想,什么都想过,就是没把自己当凡夫俗子。对一个年少轻狂的青年军人来说,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一颗红心,N种准备,总觉得“脚下行处就是路,心安之所便是家”。再说,在学校里受教育多年,一直把社会看得光明无比,觉得外面就是美丽的新世界,正在欢迎勇推前浪的长江后浪。走出校门的时候,真想大吼几声:老子要出江湖了,江湖很快就会有我的传说。

仍然记得毕业前夕广播里反复播放的一首老歌——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》。那些充满豪情的词句，至今仍在耳边回响：“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，哪里需要哪里去，哪里艰苦哪安家……”甚至到现在，我走在路上哼哼的都是当年这些老军歌的调调。军队在我身上，烙下了终生难消的印记，比如我一直喜欢军旅题材的电视剧。

的确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，祖国需要我们去哪里，我们就应该去哪里。我的很多同学去的都是电视里耳熟能详、前辈奋斗过的地方，不是沙漠就是边疆，要不就是深山戈壁。我去的是西南山区的一个基地。

在进入基地的路上，现实残酷地给我当头浇下冷水。果然是一出江湖岁月催。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盘旋而上，路边是万丈深渊，我坐在车窗边上，目睹群山延绵，胆战心惊。高原上的阳光白得刺眼，满腔豪气顿时化成满怀苍凉。到了基地，满怀苍凉变成了一种道不明的难受。

基地在一个山谷里，有几十年的历史。房子是旧的，人的观念比房子还旧。我恍然感觉时光回到了（20世纪）70年代甚至60年代，那种“旧”的气氛让人窒息。

这里是一个士官培训基地。我的工作很简单，教士官学会使用计算机。“昨日读书郎，今日教书匠”，刚从讲台下走出来，我又走上了讲台。想当年我也是国防科技大学的高才生，在全校计算机类竞赛中都拿过大奖的，干这事，简直是杀鸡用宰牛刀，好在我这把宰牛刀习惯了服从组织安排。

正式上课之后，才知道“教这份书”不容易。有些士官甚至连小学都没毕业，走后门被特别照顾进来的。用老教员的话说，“他们照葫芦画瓢都不行，得照瓢画瓢”。不过他们的军事素质还是很不错

的，绝不会上课打瞌睡，连坐着的姿势也异常标准。每次给他们讲解计算机构造的时候，我看着他们，他们也看着我。他们不会走神，但是脸上写满了茫然。

在大山沟的日子是日复一日的单调，每天望着云彩从高原飘过，除了山还是山，除了白云就是乌云。偶尔坐班车去省城，面对满目繁华，我变得茫然不知所措：钱少人傻还是速归吧。

如果没有什么意外，我就和很多前辈一样，在大山沟里至少过半辈子。考虑到教学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，部队领导决定把这个大山沟里的学校搬到北京的怀柔，在一个学院里，成立了一个士官系。我这位周教员幸运“中举”，荣升为学院老师，虽然教的还是士官，不过摇身一变，成了士官系的助理讲师。

1997：北京，我来了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学校有一个科技项目要参与国家的操作系统研制，把我给挑上了。周讲师从此告别粉笔灰，来到了城区，也算白领“一头”，从此以后，长期被“饲养”于城市，混迹于写字楼。我虽然不是计算机系毕业的，不过我们学校的计算机功底扎实，业余选手在外面也经常可以“冒充”专业选手。没过多久，周讲师就混上了一个“问题终结者”的称号，项目组里大大小小的技术问题，很多人都喜欢来找我讨论。

操作系统项目结束以后，我已经是圈子里小有名气的UNIX系统程序员了。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再回归军校严格单调的生活，日子更显得难熬，于是我就好比韦小宝进了少林寺，左看右看都觉得不顺